

魔方·繞道而行

供稿 白杰明

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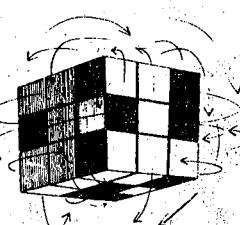
繞道而行

青年戲劇

「不管別人怎樣器重我們，我們在任何時候也不認為自己甚麼都知道。」

但是，我們卻有勇氣這樣說：『我沒有學舌。』」

摘自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魔方》劇組演出說明書。



一個被打亂的魔方，五十四個色塊構成無限變化的世界。

旋轉，旋轉，……

據說魔方的解法有一億種，每個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解法。

探求，探求，……

（演出說明書）

藝匯演活動中獲取一等獎的作品。雖然《魔方》在舞台設計和戲劇形式方面不及《WM》新穎大膽——它畢竟是大學生的習作，並且難免過多的學生稚氣——不過，在思想內涵方面，《魔方》仍有頗多驚人之處。

陶駿利用能說會道的主持人安排晚會的這一行，現根據現場錄音在此抄錄，供讀者賞閱。

對這個小片段，我想不必在此贅筆，讀者一覽之下應當很容易看出它的奧妙。有意義的是，中國的青年劇作家在高行健、王培公、沙葉新等人均做了些形式和內容方面的突破的基礎上，不囿於寫實和說教，終於開始挖掘寓意劇的秘藏。像《繞道而行》這樣的片段，雖然沒有針對任何人、事或政策，但把意識形態這個關的先生們看了也很不安心。值得注意的是在《WM》事件後不久，電影界裏面整

（一位戴花鏡的退休工人和一位青年人開始研究木牌。）
「行人陸續上，面對着『繞道而行』的牌子做出各種反應。

（按：魔方亦即 Rubik's Cube，香港習稱「扭計骰」。）

去年末王培公的話劇《WM(我們)》，被迫停演及隨之而來的大陸劇壇風波，產生了一些錯覺：

幾十年的沉默「冷凍」時代。其實，即使《WM》純粹因為內容問題而遭禁（而禁演之原因仍為疑案），也未必意味中國的劇壇非得時光倒流十年。

恰巧在《WM》下台後不久，上海一名大學生寫的九場「組合式話劇」《魔方》又轟動京滬劇壇。

《魔方》是上海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學生陶駿（二十七歲）的作品，係去年上海第五屆大學生文

目前，世界正面臨「冒牌貨」的衝擊。冒牌貨，冒牌手錶，冒牌藥物，還有冒牌藝術和冒牌社會主義。這種方法同樣適用於人。人有許多毛病，從外表是很難看出的，需要一個檢測環境。

下面我就來這樣一個實驗。（向觀眾展示舞台佈景）在我們面前出現了兩條路。一條是陽光大道，一條是泥濘的小路。它們殊途同歸。現在，我在大路上放一塊牌子。（出示牌子，上面寫着「繞道而行」。）

你們瞧吧！一場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將要在這裏激烈地展開了。（下）

人物：青年、老人、丈夫、妻子、父親、女孩、小伙、姑娘及過路羣衆。

（一位戴花鏡的退休工人和一位青年人開始研究木牌。）

「行人陸續上，面對着『繞道而行』的牌子通的，才一頓飯工夫，成禁區啦。」

（按：魔方亦即 Rubik's Cube，香港習稱「扭計骰」。）

青年 是啊，咱們國家大，勞動力過剩，但總怕人閒着出毛病，動不動就大興土木，拿這好好

的大馬路開心，今天電話局剛填上，明天煤氣公司又扒開，這樣才是熱氣騰騰，有股子

大幹四化的勁頭嘛。（忽然覺得不對）哎，修路怎麼連個人影都沒有？

小伙 喝多了？我剛從那邊過來。

丈夫 （打斷了他）我說該去個人前面看看，探探虛實，要不爭到天黑，大家還得去走那條爛

大幹四化的勁頭嘛。（忽然覺得不對）哎，

修路怎麼連個人影都沒有？

老人（思索了一下）興許不是在修路？

青年

一看就是一個騙局。

（丈夫和妻子上，不解地望着牌子。）

老人

（神秘地）前面出事了！

丈夫

出事？

老人對。文革第二年就聽人說有階級敵人在那邊

放了定時炸彈。到現在還沒響呢！

老人真看不出來，您老這麼大歲數了，階級鬥爭

這張弦還是這麼緊繩的啊。

（不快）這把歲數？我這是跟你們開玩笑鬧

着玩啊。我這是為了你好！這是多少年的經驗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丈夫剛才那對夫妻正在研究牌子。

妻子真討厭！好好的路不讓走。那條路上的臭水

都沒腳面了。

（發現了什麼）你們看，前面有一排高壓電

杆。會不會剛才風大，把電線給刮斷了？

老人（恍然大悟）對呀，這高壓電線今年夏天差

點兒出了人命啊。

（一種奇怪的聲音響起來，衆不無恐慌。

一小伙手推自行車伴一個姑娘走來。準備

帶姑娘騎車走。

（阻攔）站住，別往前走。

小伙幹什麼？我又沒隨地吐痰，你管得着嗎？讓

開。

（想拉小夥，一把拉住坐在車後的姑娘）你

幹什麼？我又沒隨地吐痰，你管得着嗎？讓

開。

老人前面危險！

姑娘幹什麼？拉拉扯扯的，這麼大歲數了。

老人前面危險！

小伙子喝多了？我剛從那邊過來。

老人你看看牌子。

小伙子「繞——道——而——行」。哎，剛才還沒有這牌子啊。

老人（父親和女兒上）

父親高壓線？（將欲上前看的女兒拉回來）

女兒爸爸，高壓線是什麼？

父親高壓線就是高壓電力輸送線路。有十幾萬伏

的電壓，非常危險的，人只要一靠近就會被燒成焦炭。咱們樓下那個沒有胳膊的李叔

叔，他的胳膊就是被高壓線燒斷的。

你看是不是？

（象騷動，奇怪的聲音又喨喨響起。）

老人危險！往後撤！

（聲音漸漸遠去。青年聽了一會兒，走了出去。

老人（不以為然）放鬆，放鬆。要真是高壓線出

了毛病，那供電局的車子早就該到了。

（旁白）中國人呐，就是等的工夫好！

青年（旁白）中國人嘴皮子工夫也不錯。

丈夫有的中國人嘴皮子工夫也不錯。

青年（冷冷地）回來！

妻子（他逕直向前走去。在一邊冷眼旁觀的妻子

站了起來。

（青年人慢慢地走了出來，目睹這一切感慨

萬千。

青年（感慨地）現在，社會上流行一種時髦病：

抱怨世風日下，抱怨別人都變得自私了。他們唯獨不反省他們自己。大家說是希望別都

是雷鋒。整天嚷：「雷鋒不見了，雷鋒叔叔

沒有了。」不，現在不是沒有雷鋒，而是雷

丈夫（打斷了他）我說該去個人前面看看，探探虛實，要不爭到天黑，大家還得去走那條爛泥路。

青年（為之一振）說得好！世界就需要有一批敢於挺而走險的勇士。但遺憾的是，生活中這樣的開拓者實在太少啦。

丈夫行了！有說這番廢話的工夫，你早走一趟了。

青年（說着，就朝那條路走去，卻不妨被老人擋住。）

丈夫（說着，就朝那條路走去，卻不妨被老人擋住。）

青年（說着，就朝那條路走去，卻不妨被老人擋住。）

黑澤明的境界

鋒叔叔有了家庭。（他突然激昂起來）多可怕的現實啊。可怕的不是前面那莫須有的危險，不是街上的牌子。不是這位飽經滄桑而變得審慎的老人，不是這位愛着自己丈夫的妻子（衝到台前），可怕的是你們！你們這些沉默的旁觀者。看啊，這一張張毫無表情的臉，這堵沒有反光的牆。前幾天，一羣暴徒就是在一羣旁觀者的沉默之下，竟然輪姦了一名孕婦。暴徒上了審判台，而你們卻又安安穩穩到這兒看熱鬧起來了。（註一）今天，這條大道可能就要在這種沉默之下被永久地封鎖起來了。你們有誰能出來說一句公道話？主持一下正義呢？

主持人（激動地鼓着掌從觀眾席中站起來）上台。首先向您表示祝賀，演講棒極了。大家都被打動了。您參加過「振興中華」的演講比賽嗎？青年：你這是什麼意思？主持人：不，您誤會了。我確實想到今天必須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喚醒那些沉默的人。對不起，打斷您的雄辯了。我剛才有件東西忘在台上。（取那塊木板）對不起，請繼續吧。

老人：回來！你是幹什麼的？主持人：我是這個戲的主持人呐！哦，忘了向您說明一下，剛才我們這是一個社會心理測驗，現在結束了。感謝大家為科學做出的犧牲。（轉身向觀眾）親愛的觀眾們，請大家想一想，為什麼牌子一放，居然沒有一個人敢越雷池一步？

鋒叔叔有了家庭。（他突然激昂起來）多可怕的現實啊。可怕的不是前面那莫須有的危險，不是街上的牌子。不是這位飽經滄桑而變得審慎的老人，不是這位愛着自己丈夫的妻子（衝到台前），可怕的是你們！你們

（過路的人們仍然站在原處，一動不動。主持人：你們怎麼還不走啊？不是告訴你們了嗎？

老人：我早看出來了，你是來搗亂的。你們這些小青年啊，要不人家怎麼說你們是喝『四人

這塊牌子是我放的，前面的路是通的，根本就沒有出事！剛才是為了做一個社會心理測驗。

老人：測驗？（突然）不許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青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就走一趟吧！

（衆議論紛紛，憤憤不滿地圍着主持人。）

主持人：我說不清了。（找到演講的年輕人）現在已經證明您剛才的推測是正確的，我很欽佩您非凡的口才，現在請運用您的口才讓大家走吧（這裏還需要演戲呢！）

青年：（冷冷地）大家都等着你呢。（註二）

（主持人猶豫了十會兒，鼓足了勇氣向禁區走去。）

老人：（對青年吼叫）行，你別激他了！

（青年人走遠了。）

青年：（回頭看看衆人，所有的人都怔怔地看着他。）他隱隱約約聽見那奇怪的聲音由遠而近，越來越遠。（你們怎麼不跟出來啊？走啊！走啊！）

（那神秘的聲音越來越響。他慌了，突然回身沮喪地退下來。）

（舞場。）

（二會兒，人羣開始緩緩地走向那條泥濘小路，繞道而行。）

（一個小女孩呼喊着「爸爸」跑了過來。她尋找着，呼喊着，毫無顧忌地從「警告牌」前走過，向着陽光大道跑去。（註三）

（註一）這三句話，由於「觀眾提出抗議」，在

一九八六年的演出裏面刪去了。

（註二）全文英譯版將在白明和閔福德合編的《中國當代文藝選》，《Seeds of Fire—Voices of Hope and Conscience from China》（遠東經濟評論雜誌社出版）。

（註三）全文英譯版將在白明和閔福德合編的《中國當代文藝選》，《Seeds of Fire—Voices of Hope and Conscience from China》（遠

黑澤明喜歡用劇中人來說明他的看法。他選擇的劇中人，總是個不太涉世的人，《亂世》裏面所出現的就是那個共人娛樂的弄臣。（莎翁的作品裏